

鄧又同編

李氏泰華樓二世及事迹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鄧又同編

李氏泰華樓三世及事迹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前言

李文田（一八三四—一八九五）是吾粵近代傑出的历史人物，不论在文学，自经史、诸子、小学、金石、舆地、历算暨书法艺术，造诣湛深。在事功方面，忠诚为国，屡上奏疏，言人之不敢言，力谏朝廷，出於肺腑之言；久值内廷，屡掌文衡，提拔才俊，名流宿学，多出门下。但其出身清贫之家，少自力，勤奋治学，奠定一生事业之基础。其为人治事，治学之精神，足为后学之楷模。李氏生平珍藏两件石刻碑本：一为秦泰山石刻宋拓本；一为汉西嶽华山庙碑精拓本，因顔所居藏書樓曰泰華樓。筆者與李氏三世舊交，稔悉文田公及其子孫其人其事。爰彙集其历史文献资料，编成《李氏泰华楼三世及其事迹》乙书，用存历史文献，大雅君子，多所指正。幸甚。

鄧又同

二〇〇〇年一月

李氏泰華樓三世及其事迹

目次

前言

(一) 李文田像	梁鼎芬題贊	(一)
(二) 李文田故居泰華樓匾額題記	陳澧撰	(二)
(三) 大松岡祖塋記	李文田撰	(三)
(四) 先師李文誠公傳	陳伯陶撰	(四)
(五) 禮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銘	吳道鎔撰	(九)
(六) 李文誠公遺事	孫雄撰	(一二)
(七) 李文誠公遺書記略	汪兆鏞撰	(一四)
(八) 李文田簡介	《廣東文徵作者考》吳道鎔撰	(一七)
(九) 李文田之奏疏		(一八)

- (十) 李文田之詩和對聯……………(二一)
- (十一) 論文田之書法……………《廣東文物》嶺南書法叢譚 麥華三撰(二四)
- (十二) 談李文田之書法……………吳道鎔撰書(二七)
- (十三) 韜樓及其他書法作品……………李文田書(二八)
- (十四) 李文田年譜……………鄧又同撰(五一)
- (十五) 文田慧眼選英材……………(五七)
- (十六) 文田珍藏兩件寶——秦泰山刻石拓本及漢西嶽華山廟碑概述……………(五八)
- (十七) 文田之子淵碩簡史……………(六二)
- (十八) 文田之孫棧齋簡史……………(六二)
- (十九) 棧齋之詩及其書法……………(六四)
- (二十) 文田之次孫曲齋簡史……………(七〇)
- (二十一) 曲齋之詩及其書法……………(七〇)
- (二十二) 參考書目……………(七三)

一、李文田像

梁鼎芬題贊



名高一世學子毋尤流事君惟直事親
則柔也既屢辭身亦弗留公而如此我
心孔真愛
什約李先先生遺像以晚景為敬題



二、李文田故居泰華樓匾額題記

陳澧撰

李文田故居泰華樓匾額爲陳澧所書并題記。陳澧，字蘭甫，爲晚清廣東著名學者，所書泰華樓三字爲篆體，行草題記文曰：「東泰西華，秦篆漢隸，如此至寶，是謂稀世。誰其得之，青蓮學士有大筆兮一枝，與雙碑兮鼎峙。戊寅仲春爲仲約尊兄書榜并系以銘。陳澧」

註：青蓮學士者，唐代詩人李白也。雙碑者爲秦泰山石刻及漢西嶽華山廟碑也。此兩碑已毀，故泰華樓所藏拓本，彌足珍貴也。 邑後學鄧又同竝記

○○○年一月十日

泰華樓

任口泰華樓
青蓮學士書
此山至寶是也
李一清書之
青蓮學士書
大筆一子一枝
雙碑者秦漢
戊寅仲春
仲約尊兄書
陳澧題

三、大松岡祖塋記

李文田撰

新會縣白藤鄉有大松岡焉，先太高祖澹如公及曾祖經濟公合塋處也。先是澹如公歿，高祖愷仁公以古者外徙無出，葬公於吾鄉之白石坑，去廬居不數武。閱三十餘年，先曾祖歿，馳贈君靜安公，復於澹如公墓下，辟土葬焉，積有年矣。我伯叔子姓多不祿，贈君悅禮公，上念門祚衰薄，始發奮習葬術於時。鄉鄰何氏好青鳥學，嘗游大松岡，嘉其葱蔚，顧其上爲先建莊公葬處不可得，使人諷贈公欲售之。贈公曰：吾豈鬻先塋者哉，召其友胡鴻相之，曰吉，葬此當貴，遂卜遷焉，時道光十六年也。於呼，贈君之拳拳於先澤者，可不謂勤歟，贈君歿於道光二十七年。洎咸豐九年，文田以禮部試赴京師，詔賜及第授編修，十一年乞假歸省追維贈君遺訓，復加封樹。念我太高祖迄於贈君，并世有隱德，著於州黨，或謂吾家之興，匪因地力，然求之形家之學，亦無盤焉。澹如公諱昌問，字訊甫，又字澹如，生崇禎末，歿康熙中。初建莊公有三子，長曰調甫，三曰勸甫，澹如公其次也。調甫生佐仁及其孫，締祥無嗣。勸甫生朝仁無嗣，以振仁子嗣締光後旋歿。獨澹如公有子五人：曰方仁，曰斌仁，曰振仁，曰愷仁，曰錫仁。經濟公則愷仁公之子諱社書，經濟其字，生康熙中，歿乾隆初，妣歐陽并塋墓側。太高祖妣何墓，舊在鄉之小定山，不克合塋

於此。至咸豐八年，文田以墓道傾圮，改卜白藤天字嶺，冀續贈君之志。爰勒貞石，識諸墓所，俾後之人，有所知云。

四、先師李文誠公傳

陳伯陶撰

光緒甲午，日人構釁牙山平壤，既失大東溝之戰，海軍又敗，奉天告急。時疆臣李鴻章不欲戰，樞臣禮親王又惑於其所欺飾，因應失宜，中外岌岌。八月二十七日，先生忽召余往，既見，則嗚咽流涕不能言，徐曰：今日之事亟矣，非恭親王出任軍機不可救。昨宵余具奏冒死請，晨直南齋，出示野秋諸君，皆列銜。惟伯葵以差事未入直，不與奏上，余待罪直中。已而伯葵至，言今晨差竣召對，上曰：南書房李文田等，請起用恭親王摺，爾曷不列名。對以臣未入直。上曰：此摺朕特告皇太后，婉轉陳言，方始蒙允。既出，皇太后復傳諭且止，爾宜補摺，并告在廷諸臣，多上數摺，事方有濟。先生言至此，復嗚咽流涕。野秋張百熙字，伯葵陸寶忠字也。旋探懷中出奏稿相示，奏曰：倭患之貽誤於前日者，不足言矣。此際前茅失利，藩籬全潰，疆臣無囊底之智，當軸窮發縱之方。夫同一李鴻章，何以前時所向有功，今日一籌莫展。同一倭國，何以往時犯臺

灣而不利，今日戰高麗而無前。外廷諸臣，皆病政府非力，不知以事勢揆之，固然其無足怪也。夫以禮親王世鐸之才思平庸，其不足以駕馭李鴻章亦明矣，領袖如此，餘人之退聽可知；政府如此，總署之稟承又可知。此次軍務，遂至仰煩宸廬，添派大臣會議，既添派安用政府，政府不足恃，會議又安有權，無惑乎其無功也。夫事勢至今日，無人不知恭親王之當弃瑕錄用矣。然而政府不敢言，朝廷以爲言之未必用，且罪在不測也。時事艱危，而猶避不測之罪，國家養士，又安用哉。夫恭親王之過失，自在皇太后皇上洞鑒中，臣等亦無勞多瀆。特念咸豐末年，時事之難，有逾今日，察其才具，在當日實收指臂之助，揆以當日之成效，責以今日之時艱，以皇太后之聖明，臣知其不敢再有負累，以辜天恩，速官謗。臣愚以爲今日者允宜開張聖聽，豁除瑕類，庶收其識途之效，以贖其往日之愆，如得請於皇太后，則國家之福，實式憑之。語曰：君子不施其親。又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其於今日事理，若合符節。詩曰：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今樞廷無執咎之人，而築室有道謀之意，臣實耻之，臣實痛之。謂皇太后皇上聖慮崇深，未必不曾紆宸眷，但願早收一日之用，或早成一日之功，若遲久而後用，無論挽回匪易，縱使及事所傷實多。余讀未竟，先生復嗚咽流涕言曰：自古批鱗進諫，前僕後繼，莫回天聽者，蓋有之矣，未聞有要臣工上疏如今日聖明者也。老弟與少懷善，盍請其具奏，老弟與同鄉同館諸人，亦可列名其間。余曰：

唯。少懷戴鴻慈字也。余走告戴并告兩粵諸同館，得十餘人，已而六部九卿，及翰詹科道皆同日聯銜入奏，凡百餘人。九月朔日，遂諭令恭親王會同辦理軍務。十月初八日，復命爲軍機大臣。自恭親王出，賞罰嚴明，軍事始有緒，先生力也。先生字若農，一字仲約，廣東順德人。咸豐己未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編修。同治甲子，入直南齋。丁卯，典試四川。戊辰正月升贊善，洊升侍講。庚午，典試浙江，是歲督學江西，在任歷升左庶子，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甲戌三月，差竣回京，仍直南齋。時方修繕圓明園，爲兩宮頤養，先生奏請停止，不報。六月，遂乞養歸。歸後一月，即有工程浩大，物力艱難，著即停修之諭。當是時，恭親王總樞軸，又值穆宗親政，孜孜求治，故先生奏雖不報，逾月即行。然恭親王亦以是獲譴，諭停修之次日，革去親王爵。又逾日，乃復。先生歸後，至光緒壬午，徐太夫人棄養，己酉服闋，入京供職，仍直南齋。戊子，典試江南。己丑，升少詹事，典試浙江。庚寅，晉內閣學士。旋擢禮部右侍郎。辛卯，督學順天。甲午七月，差竣回京，仍直南齋。逾月，兼署工部右侍郎。先生確以文學受上知，然憂國致身之忱，不避嫌疑，不計禍害。迨是月杪，遂有起用恭親王之請。嗚呼，國家之禍，成於甲午，而實源於甲申。當同治初元，恭親王平夷大難，聿啓中興，然亦屢得罪於孝欽皇太后。中法事起，獲譴遂歸。雖其時中興諸元老尚在，師武臣力，鎮南關一役捷，法人乞和。然余聞湘中人言，自中法和

後，丙戌，英法使臣曾紀澤回國，皇太后詢以外情，曾對稱：三十年可保無事。嗣是而頤和園之工復起，醇親王又獻海軍衙門經費以侈成之，馴至兵艦不增，戎器不備，日人輕侮，失地喪師，遂成大辱。當馬關議和日，李鴻章電奏稱：伊藤言，別來十年，中國毫未改變成法，以至於此，意蓋有所指也。然則先生兩奏，其系於國家存亡者，豈淺渺哉。先生奏起用恭親王後，時皇太后六旬萬壽，已諭於官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著即停辦。而內務府諸員，仍請點景。先生復具摺密奏，籲乞停止，此皆犯顏陳說者。其召對語，先生不言，不得知也。乙未，和約成，賠款二萬萬，樞臣孫毓汶采英人赫德之說，謂中國四萬萬人，人賦一金，可得四萬萬金。先生以稅民償倭之非計，有五不可行之奏。又聞北洋裁撤防軍，專用淮軍，先生有湘淮并峙不宜偏重之奏。摺皆留中，然事亦卒不行。先生素精相術，既以前所陳奏，屢拂皇太后意，居恒憂國，色常不怡。一日忽攬鏡詫歎，語人曰：余容貌改易，今歲不革官則必死。九月二十九日，派管戶部三庫事務。十月，先生查庫感寒疾，十七日，閱邸報，諭旨稱侍郎汪鳴鑾長麟上年召對，信口妄言，迹近離間，著革職，先生遂不復治病。余往視疾，詢所苦，亦默不一言。至二十夜，遂卒，年六十二。先生於是歲春典禮闈，南海康有爲獲售。康於座主不執弟子禮，惟獨具門下士貼謁先生，冀得詞館。朝考先生抑置二等，授工部主事，康失望，乃爲萬言書，求堂官代奏。先生復抑之，使不得

上，康遂南歸。先生卒後三年，恭親王薨，薨後十余日，康以徐致靖薦，得召對，於是有戊戌變政之事。世謂恭親王在，必不令披猖至此。然使先生在，亦豈有此哉。先生學博洽，尤長於元史，著述閎富，而元秘史注十五卷，皇元聖武親徵錄校注一卷，考據精核，尤見稱於時。書由唐碑入北魏，自成一家。同時南齋中稱碩學者，推潘祖蔭與先生，而先生書法過之，後余直南齋，張百熙爲余言：皇太后謂先生書，同直諸臣皆不及。故先生卒後，仍賜恤如例，子淵碩亦賞員外郎，論中有學問淵通克勤厥職語。逮宣統甲寅，予謚文誠，諭亦有品學素憂語，世之重先生者多以此。其於忠讜大節，不盡知也。先生迭掌文衡，所賞拔皆名下士，士亦多歸之。而袁先生昶，王懿榮，過從尤密，每以節義相期許。袁先生，先生所得士。王則考進士出先生門入繆荃孫房，於先生爲小門生。辛卯，余館先生家，獲親炙兩人。壬辰通籍，實出袁先生房。而王爲館中前輩，又爲己卯鄉試同年，王嘗言先生入直南齋，寒暑無間。甲午冬，任京城團防大臣，每於直中語余，謂倭寇至南海，子橋邊吾死所也。南齋本在乾清宮門右，上居南海，則直廬在海東，時王亦直南齋，故云。其後庚子拳匪之亂，袁先生以忤端王載漪，刑於市。聯軍入京，王亦於宅中蹈井死。先生卒時，淵碩尚幼，近出國史館傳示余，事多不詳。余因舉見聞所及犖犖大者爲之傳，以貽淵碩，且使後之載筆者，有所考焉。

五、禮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銘

吳道鎔撰

光緒二十有一年十月丁亥，禮部右侍郎李公卒。事閱天子軫悼，諭以學問淹通，克勤厥職，照侍郎例賜恤。十一月丁巳禮部遵行諭祭禮，逾年喪至廣州，權厝城北小西竺岡，塋域褊陋，不稱體制。宣統二年十一月乙巳公配陳夫人卒，爰合葬栖霞山。六年八月今上篤念儒臣，追謚文誠。公之子淵碩乃別卜地城北象牙峰之原，以十一年二月己未奉公及陳夫人之柩合窆焉。既立祭葬碑如令式，而神道之左，屬道鎔爲銘。道鎔以與弟子籍早，不敢辭，謹再拜而次其事曰，公諱文田，字若農，一字仲約。其先世自南宋寶佑宅居南海，明景泰中析其地置順德，遂爲順德縣人。曾祖社書，祖偉行，父吉和，皆不仕，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歐陽氏，祖妣歐陽氏，妣何氏，皆誥贈正一品夫人。所生母徐氏，誥封夫人，累贈正一品太夫人。公年二十二，舉咸豐五年鄉試，九年會試中式，賜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旋直南書房，典四川鄉試，升左右春坊贊善，洊升侍講，典浙江鄉試，督江西學政。在督學任內，轉侍讀，升左庶子，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任滿仍直南書房。同治十三年六月疏言臣母年七十余，京師道遠，不便迎侍，乞解職歸養。許之。光緒八年丁憂，十年服闋。十一年入都，起原官，仍直南書房，典江南鄉試，轉少詹事，典浙江

鄉試，升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督順天學政，兼署工部右侍郎，充會試副總裁，經筵講官，領文淵閣事。二十一年九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以查庫感寒疾卒，年六十二。綜計公通籍後，自乞養外，皆官京朝，久直內廷，嫻習掌故，應奉文字，工敏無抗手，屢掌文衡甄拔才俊，名流宿學，多出門下。書自唐賢上窺北魏，石墨榜題，映照海內，秦篆漢分，臨摹精絕。其學自經史、諸子、小學、金石、輿地、厯算暨諸藝術，旁逮西人政學諸籍，博涉潛研，咸洞指要，翕然稱一代通儒。惟蒿目中興以後，孽牙隱患，當事復務爲選慝諛避，常思激發忠讜，一救世敝，世之人顧以文學相推重，益與素心刺謬，若愀然別有深憂者。其乞養時，疏已具矣。聞方繕修圓明園。乃先疏請停修，力陳天灾人害，責內務府諸臣，及左右宵人熒惑聖聽，導皇上以朘削窮民，爲自利之計。深論危言，詳盡痛切。疏入，上爲動容，逾月奉諭停止，自是公家居奉母者，垂十年。其再入都也，值安南之役，諒山告捷，朝野晏然，邊備寢弛。光緒二十年，日人藉朝鮮東學黨亂，與我開釁。六月，我海軍禦之大東溝，群艦殲焉。惟時親信執政無遠略，樞臣疆臣互相諛飾貽誤。公乃偕同直南書房諸臣，疏請起用恭忠親王，略曰：禮親王世鐸才思平庸，無人不知今日之恭親王，當弃瑕錄用，然而執政不敢言，恐罪在不測也。夫事至艱危，而猶避不測之罪，國家養士，其又安用。臣愚以爲宜豁除瑕類，開張聖聽，庶早收一日之用，即早成一日之功。若遲久後用，

無論挽回匪易，即使及事，所傷實多。方草疏時，公懼干天威，願獨任咎，同直者不可，乃刪疏末臣文田主稿語。疏入而廷臣聯銜奏請者踵至，於是諭恭親王會辦軍務，仍爲軍機大臣。恭親王出，嚴軍紀，檄功罪，廟籌既定，人心始安。十月，皇太后萬壽，諭停受賀，承辦慶典大臣猶請點景，公密疏言皇太后膺天鐘慶，他日紅旗報捷，何時非祝厘之時，必於此敵踪叵測，安危呼吸之時，汲汲鋪張，諸臣之見，誠爲未廣。逾年，馬關和議成，償日兵費二萬萬。稅務司赫德言中國四萬萬人，人賦一金得數且倍。公奏其五不可，且言計旬日間言利諸臣，必紛紛繼進，然皆務財用之小人，止能菑害并至，決無補於萬一。疏累數千言，詞絕憤痛，皆人所難言者。自是以國事日非，遇要人雖故交多責備語，遇同志則流涕，數月之間頭鬚皆白，病亟，聞侍郎汪鳴鑾、長麟，因言前事獲譴，浩然長歎，謝醫拒藥，遂以不起，身後飾終優渥。聖明固深眷公，公躬躬不自容，與平日讜論危言，蹈不測而不顧者，用情雖異，而同出於憂國之誠。其始終以文學結主知，始終不以文學掩大節，史傳以淹雅稱，未足概其生平也。初公乞養歸，杜門奉母，劉忠誠公督粵，以故交延訪，聘主應元書院講席，獎植士類，如恐不及，道谿不才，亦其一也。粵水患北石角圍、西大路圍皆要衝，公先後督修兩圍堤，審形勢，排群議，堤成，積數十年，屹然爲西北江保障。服闋，將入都，值中法役起，欽使彭剛直公、粵督張文襄公，奏留辦防務，籌餉籌械，接濟西師，

力陳提督馮子材忠勇可倚任，使得行其志，卒奏諒山之捷。此公在籍表見，聲聲大者。公志在經世，尤究心朔方地形，著有《元聖武親徵錄注》一卷、《元秘史注》十五卷、《雙溪醉隱集箋》六卷、《西游錄注》一卷、《朔方備乘札記》一卷、《和林金石錄》一卷、《和林詩》一卷、《撼龍經注》一卷、已刊行。《元聖武親徵錄注》、《元秘史注》，尤精博，見稱於時。別有《元史地名考》、《西使記注》、《塞北路程考》進四庫全書表注。詩文集、金石跋尾若干卷，稿藏於家。子一淵碩，特賞員外郎，側室陸淑人出，女三，皆適名族。銘曰：北門光移曜南粵，海內咸仰哲人哲，學貫九流道不訕，下視磨瑱非祥物，獨憑浩氣摺儒術，青蒲屢伏腔麗血，漢賈唐陸風瓊絕，得公而三鼎峙列，易名以誠鑒天闕，有峯象峰莫兆域，大節豐碑同屹屹。

六、李文誠公遺事 孫雄撰

順德李仲約侍郎師文田，辛亥後追謚文誠，師平日嘗與門弟子言，他日得謚文敏，與董香光、張得天并傳足矣，今追謚文誠非師初願所及也。然師謀國之忠誠，交友愛士之誠懇，有非尋常朝貴所能及者，易名之典，當之無愧。師歷典川閩江浙試事，又督學畿輔，所至均得士。戊子江南